

宁静的地平线

宁静的地平线

张郎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宁静的地平线/张郎郎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13.10
ISBN 978-7-101-09315-5

I. 宁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8240号

书 名 宁静的地平线
著 者 张郎郎
责任编辑 李世文 何 龙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
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6¼ 字数120千字
印 数 1-10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315-5
定 价 32.00元

目 录

自序	1
月洞门.....	5
晓红.....	11
琴声.....	20
孙维世的故事	25
关露及其他.....	59
王庄.....	68
家书	73
金豆儿.....	78
“太阳纵队”传说及其他.....	89
宁静的地平线.....	118
迷人的流亡	175

自序

前两年，北岛为《七十年代》一书组稿尽心尽力，前拉后推我才勉强完成了《宁静的地平线》这个故事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一篇“奉命文学”。可是，许多朋友说，这在我写的这类故事里，算是最好的。可见，像我这类懒散的写者，没准儿真需要适当的压力和“目标”，才能陆续出书。否则，我就沉浸在饭后茶余的侃山、聊天、“织围脖”、讲故事去了，不像写书这么枯燥，这么自说自话，没有互动，没有叫好，自然，也没有许多板儿砖。

写书是个寂寞的活儿。

素未谋面的李世文先生通过北岛找到我，说中华书局想出我的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顿时就晕了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对我国几家出版社都有一份崇敬，中华书局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作为一个业余写者，能在这里出版作品，过去从来都不敢想。

时代在变迁中，再加上编辑一时糊涂，就成了我的运气。

细想，和“地平线”这个故事也有关系。许多读者，是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个我，一直在讲故事。

我从小就喜欢讲故事，这可能是遗传。我父亲、母亲都喜欢讲故事。我在育才小学讲故事，为了争得一席之地，因为打架打不过别的孩子。到了中学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以后，在人生的各个关口，我似乎都是靠会讲故事侥幸蒙混过关。考上一零一关键是作文，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关键是一篇文章。此后，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生存，也是靠讲故事。

到了香港能给《七十年代》写专栏，只因为会胡抡。进普林斯顿当访问学者，以及到几个学校冒充“驻校作家”，其实还是靠侃山。说实在的，和我众多同学、朋友在学术领域中不可同日而语。不是我学不会，主要是我没下工夫。主要时间，全得侃山。

所以，有的朋友说我是个“鼓书艺人”，这个定位很准确。所以，在此重申，我讲的这些故事，要么是自己“看到的”或“以为的”，都是单镜头的管窥之见；要么就是道听途说，觉得是那么回事儿，就这么组成了故事。

我这么一说，你那么一听。

千万别指望在我故事里找历史，找哲学，找教益，顶多就有点儿意思。

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，都是讲一类故事。

以后也许还有其他胡同里的故事和传说，再收集成册，算是

讲故事的人，留个话本。那些和这本不太一样，而是和《大雅宝旧事》属于一类。

终于，我可以用每天最好的时段，来编辑自己的故事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幸福，就是意义。

希望这本书，偶尔帮你解闷儿。

月洞门

十六岁那会儿，想学太极。

人们都笑了，说：玩假稳呀。随便说，我还是学，想：太极修身养性，练好了，一通百通。嗯，就颠颠儿地去景山公园。见天如每。千年暗绿，虬结古柏下，片片晨雾像蚊帐扯来扯去。我们忽而白鹤亮翅，忽而野马分鬃，气息渐顺，觉着天灵盖快会喘气了。

我问：“师傅，快了吧？”她说：“早着呢。”笑笑，又说：“一别性急，二别叫我师傅，难听。”

本想再说两句，看她那么认真地云手，就静静瞧着。尽管远方没人箫吹春江花月夜，看她凝重的风云流动，步步韵律，我心想：太极多咱才能练到这份儿上。

“超华，”刘老师脑瓜锃亮，黑洒鞋，白小褂，密门紧扣，嗽嗽嗓子：“这哪儿是打拳呢，纯粹跳舞，快不如这孩子了。”说着

使下巴指指我，转身四方步，蹬蹬向别处走去。

她做个鬼脸，笑了：“瞧，师傅怎么说？”拿白手绢轻轻拍拍脸，说：“走人。”

出了景山东门，沿着大红墙根儿往筒子河边慢慢溜达。她一路连哼带唱，蜻蜓点水：

“一道黑，那个两道黑，三四五六七道黑……”

我慢慢跟着。

按我们学校的传统，该叫她大姐姐。本来么，她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了。她不让，让我叫她名字。

在我们这伙中学土匪眼里，她是双重的崇拜对象，又是艺术家，又是美女。

其实，她并不是流行的漂亮，只是精彩。浑身是戏，浑身灵气。伶牙俐齿，思路敏锐，话不饶人。这辰子正修着民间曲艺课呢，满口鼓词，穿着紧身黑毛衣，头发扎成一束马尾，干净利索。

“呀！瞧这孩子，好看死了！”她嚷。

一个傻乎乎的孩子，糊了一脸鼻涕泥，看得我两眼发直。

“这类孩子，可人疼……谁不知是哪一家的大掌柜的吧？”话音未落，自己笑得捶胸顿足岔气。

最烦别人说她好看，可还好说别人。一天，看照片，指着她俩妹妹，说：“怎样？出落得特别漂亮吧？一比，我成歪瓜烂枣了。”

我笨嘴拙舌：“她们有她们的漂亮，你有你的。别自卑……”简直不知所云。

“废话！”狠狠瞪我一眼，“哪跟哪儿啊？再胡说不带你玩

了……象牙的烟袋乌木的杆儿，掐头去尾是一道黑……”吓得我不敢吱声。

其实她小妹我见过——欧阳永华，在我们学校就打眼得出名。身条修长，匀实。冬天好戴着大白口罩，光露着两只浓眼，就能气死明星。脖子跟天鹅一样，洁白而高抬。两眼永远朝前，和男生不过细言，高不可攀。

一天，我还露个大怯。下午跟超华去瞧大夫，那是梅花针祖师爷孙惠卿的闺女。她说：“孙大夫忒灵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健身。让她也给你敲两下。”

一进候诊室，阳光耀眼。超华说：“这是我妹妹蜀华，这是郎郎。”

蜀华微微一笑：“我见过他，还介绍什么。”她嗓音沉稳，两眼温和地直视你。

我张口结舌，说：“是挺面熟，好像见过……”

超华一笑横断：“嘿，玩《红楼》啊？”

我愣那儿了。蜀华腾地脸红了，缓缓地说：“人家没看过那书，别乱说。”

超华爽朗大笑，问我：“看过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回去好好看看，再说话。别闪着。”

我整个莫名其妙。

蜀华说话至少比她姐慢三拍，笑笑说：“别当真，我们姐妹好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是你自己胡说八道，”超华利索抢断，“郎郎，走……二姐打鬓又描眉，左照右照是两道黑……”

回到家，翻《红楼》，恍然大悟，敢情。

来回转腰子，蝎里虎子喝烟袋油，坐不是，站不是。几天不敢去她家。这超华哪儿哪儿都抓眼，急不得恼不得。

她突然来电话，命令式现在进行时：

“立刻来，有苏联回来的朋友。”

那是东四头条，文化部后身有三个小院，北京罕见的小洋楼。第一家是茅盾先生，第三家是钱俊瑞先生，超华她们家在中间。我想，她说的“朋友”准是原本借住在钱家的刘振惠，他从列宁格勒回来一掠而过，山呼海啸然后就泥牛入海了。没准他从老家回来了……

兴冲冲走进小院，春光普照。

蜀华，红毛衣，靠在竹躺椅边，看大厚书。永华，白毛衣，刚洗了头，慢慢拢呢。超华，还是黑毛衣，斜靠在月洞门边。粉皮墙，灰瓦檐，一丛金迎春花，斜刺里扑出。屋里谁在弹钢琴。没法喘气。

虽说我来前擦了把脸，可刚在三尺浮土胡同里，踢了场球。这会儿后脊梁的粘汗又冷又硬，盘球熟练的双足，此时只会挪横步。

她们家的人，把我震晕了。她们家的景，照样震，赛过电影。我们是在胡同里弹球、逮老儿、拍洋画的土匪，这会儿离了眼、散了魂，六神无主。

超华一蹦一跳过来：“嘿，我哥回来了。永华，带他去听听哥带回来的新唱片……粉皮墙上写川字，上看下看是三道黑……”还黑呢，我都两眼发黑了。她是一道黑闪。

小妹一摆头，我像让她拍了花子，走哪儿跟哪儿。那厚重的木楼梯，那清雅的阁楼，真是“带阁楼的房子”，我仿佛直接走进了电影。

她放上一张《天鹅湖》，好像那是她们家的湖，不时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：

“白天鹅出来了……这是黑天鹅……这是王子……”这时候，你说你自己就是那位公主，我也信。没什么新鲜。音乐和空气混成一锅粥，洒落的花瓣是锅里的葱花，点点全是清香。那天，那地，那曲，有点儿超自然，反正不像北京，不像我们活的这块地儿，不是我们的日子口。

转眼间，天寒地冻。上边说了，超华她爸得批判批判。一个黑白电影——《北国江南》，不够歌功颂德的五彩缤纷，太没色彩了。接着又说，得批判批判我爸的画，太有色彩了。

一天，在隆福寺，有人叫我。回头，是永华。她一身军装，好像刚从战场归来，两颊消瘦，浑身硝烟。相顾无言。

她吐了口气，说：

“那天，在北工大批斗你爸，你陪斗。我在下边……挨打了么？”

“没事儿，就几下。你爸呢？”

“没回家。”

“超华呢？”

“进了精神病院……”

如声炸雷，她绝不是那种人，那不是她，怎么会是她？这不像北京，不像我们活惯了的这块地儿，不是我们见天如每的日子口……一道黑，两道黑，三四五六七道黑。满天满地全是黑。

一晃十年。出狱后，还是春天，去那曾经仙境的小院儿。小院儿只是在，什么都改。住成了陌生的奇形怪状，又钉上补丁般的烂木板。人们看我还在瞎问，都笑了，说：

“超华死了多年了，遗体都没让家属见……你真是两眼漆黑。”

是么？真让人恍惚。

那月洞门不是还在么。

哦，那是黑洞。

晓 红

叫晓红的真不少。我知道的少说也得三五十个，认识的至少一打，铁磁一级的也有两三个。今天我说宋晓红。

五十年代在大雅宝胡同，曾经住过两对“国际”夫妻。一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和一位朝鲜女郎，一对是保加利亚的万曼和北京姑娘宋怀贵，差不多全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。那会儿，在东城根儿，不敢说是否惊世骇俗，绝对耳目一新。

每天一大早，家家都有人在胡同里洒水扫街，漱口刷牙。宋怀贵一身月白色的布拉吉，穿着一双雪白高跟鞋，“嗒嗒嗒”地飘逸而过，如烟如雾，我们这帮发小顿时两眼昏花。

领我们在胡同浮土里踢球的是李燕的舅舅李慧光，他少年气盛又爱国，这情景他绝对不忿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挺胸叠肚，昂首阔步，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。”大伙儿全体叫好。那会儿我们以为，除了中国都是外国。苏联是天堂，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。

这伙嘎杂子，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出现，就一块儿起哄：“呦，呦，蛤蟆咕嘟！”

那会儿她甩着一根黑亮的辫子，从后边看确实像蝌蚪。其实我们也清楚，人家就是好看。好看本身也吓人，我们只能远远地喊几句，埋头就跑，怕人家认出来。

那天我和沙贝、沙雷在胡同里走，正好一拐弯儿，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，她左边是贝亚杰，右边是万曼。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：你不是邪大胆儿么？你这会儿喊一声，就算你真有本事。我那天不知错了哪根筋，突然就冲口而出：“呦，呦，蛤蟆咕嘟！”

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头都不回。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沙贝哥儿俩都快笑晕了，我可傻眼了。他们站住了，我们也赶紧站住。贝亚杰笑一笑用中文说：怎么？有意见吗？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：没意见，没意见，绝对没意见。

从此，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，这两个留学生和我们成了朋友。万曼比较内向，贝亚杰喜欢热闹，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儿，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。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，人家的后墙直呼扇，老太太一路嚷一路冲出来：怎么啦？上房揭瓦呀？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，老太太自己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说：没事没事，您接着踢。

笑一笑，赶紧转身回家。

我觉着贝亚杰的脚头和那时名为“联一”的国家队后卫陈复

赅的脚头一样硬朗，连在山东青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。从此，我们院儿的足球，南小街一带所向无敌。

一不留神，宋小姐从医院里抱回来一个洋娃娃。我们这伙好汉，全放下手里的玻璃球、洋画儿，用小脏手抹一把汗，静静凑过去看。全傻了眼了，那洋娃娃是活的，小脸白得气死牛奶，比她妈妈还好看，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儿来。

我们一下都变乖了，孙克一最庄严，他妈妈负责打理这个洋娃娃。这个娃娃就是宋晓红。从此我们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，拿拨浪鼓、哗啦棒槌逗她乐。她乐，我们跟着傻乐；她哭，我们立马儿开溜。

若干年后，宋怀贵从法国回来，当了北京马克西姆餐厅的总经理。万曼在杭州美院办了一个壁挂工作室。

八十年代，晓红和晓松姐弟俩也回北京来了。后来无论是在双榆树侯德健、程琳的小屋里凑份子做饭，还是在刘索拉、瞿晓松那儿侃山，甚至和钢琴高手陈达、高鸣鸣去喝酒，我和晓红都是出双入对。每次我总是神聊海吹，她总是温温地笑。

朋友们问：你们怎么认识的？

她笑道：他总说小时候就老抱我去买冰棍儿——红果的，我记不得了。

她妈妈还记得我，一次在马克西姆吃饭，宋怀贵女士叫我来，诚恳地说：“别看晓红有许多朋友，她心里真的只有你。”语气意味深长。

那天我喝得忒多，还唱法文歌。在回程路上，鼓起勇气问晓红，